

南
齊
卷九

T2455/17

五
九

13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9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竝台輔僧達答
 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
 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
 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
 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世祖求
 自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
 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
 虛參名盛列纓劔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慙而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燕川世鳳堂
 氏園閣開甫

禮

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違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食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舍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本不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整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言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功有不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通貢燭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踰梗豈有愛敬仁智知讓廉脩愬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橐林有諸節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欵塞卑

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費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欵遣思奉聲文方敢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燠或能自推一令難難鈕洎流泛酌豈直疥癢輕痾容為心腹重忠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懾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禱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于時糲粥初遷犬羊尚結卽心徒怨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勅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覲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子向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

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胡
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
苗扶任種威師保則后族馮晉國
總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
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銷耳
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
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
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
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
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
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
爲帷牀馳射爲猴狼冠方帽則
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驟鳥逝若
衣以朱裳戴之玄冕宋本節其損讓
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
婆娑躑躅困而不能前已及夫
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
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
醍乳於冀俗聽韶雅如隴贖臨方
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
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
思深悞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
而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
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十莊之勢

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大鍾
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字無思
不服變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
籍伊瀝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
藏之外籛於理有愜卽事何損若
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
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啟比相見更
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
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
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
曰臣聞情愴自中事符則感宋本
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
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十足貴
應輦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詳
旣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
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
旣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
帝劉淵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
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
卷之庸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
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
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
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
逢生此嘉運鑿飲耕

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靈經術疎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
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前拂塵蒙雲飾光價
拔足草廬則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
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鈇驚樂陳涓瑤編習戰陣攻守之
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
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
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鞞獻舞南辯傳歌羌燹
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翫委體之勲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
於鳳山劄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讎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
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涼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
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
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

弦鏃無待于戈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及先邁式
道中原澄澣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
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
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增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
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
審其幽起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忤誠不足以知
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維本遊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
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
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
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

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令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騶駼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慙慙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旂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

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參國士之聘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吳罷之晨優游圩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儉狃存食荒悔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糧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及掌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卽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

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欵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僉楚數百人竝有幹用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卽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僉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諛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寔頑蔽觸行多訾但

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冠衣謂無豐咎過蒙人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賜拔既身被國恩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豈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卽因啟聞希侍鑿輿及司徒宣敕招募伺伺非大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僉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贖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厲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窮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毀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忤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

竝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譏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有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微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爲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閣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朓可還都朓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

嚴霜寄言罽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歲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鴛鴦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鳴悒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等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裒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塲圃奉筆苑園東泛宋本三江西浮七澤契

闕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解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舉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侍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朱邱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不當不見許高宗輔政

以朓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竝三表詔荅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竝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竝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旣加此謂都自非疑朓又啟讓上優荅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祗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

或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處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遺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朓欲以爲肺腑朓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荅少日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卽以祗等謀告左興盛典盛不敢發言祗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朓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祗暄等連名啟誅朓曰謝朓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効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官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旣著其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啟事如此朓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蕃邸日夜縱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讎自宣露江漢無波以爲已功素

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
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
閒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
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
收朮下獄死時年三十六朮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爲朮妻常懷刀
欲報朮朮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謂朮曰卿人地之美無
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朮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
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
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
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
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

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以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
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
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袁宏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尚吳郡太守父凱武陵太守宏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者王府參軍不就凱臨終與兄
伯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家之小字也服未闕頭
冠雁州也事見錄宋明帝沒領尸江中不聽飲堊柔與舊奴一人
微服暫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崩身自負土懷其父
妻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收葬頭從叔司徒祭外舅征西將軍蔡
興宗位器之餘宏武正身參軍上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內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彖少

覲武陵太守彖少

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

不就覲臨終與兄

顛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

小字也服未闕顛

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顛尸江中不聽斂

葬彖與舊奴一人

微服潛行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

身自負土懷其父

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顛從叔司徒祭

外舅征西將軍蔡

興宗竝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

中郎出為廬陵內

西川北原
氏國南崗

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為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為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為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為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

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陵望吏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車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因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眾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沱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為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眾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麓盛靈

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雅珪少學法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雅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遷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雅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節辭約言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紹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測之怨所以溫舒獻

辭於失政絳侯慨而興歎皇運華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恩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六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行乎決至九年雅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遂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施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

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
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
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
筆始就成立律文三十卷錄序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
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
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積細
支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
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寃猶結於獄
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
千餘矣寃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
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

橫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假之利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
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人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
婦寃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
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
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勲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
年終爲問伍所出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
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寃使處內局簡其身良以居
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皐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
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
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
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

過高第卽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鷓鴣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蠱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積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罔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

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甲辭厚禮寒山無霜是西水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噐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侯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

歷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
載於斯昔歲蟻壞癘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曰費
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
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
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
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
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
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
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
以奪其菟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
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

而愛竒貪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下
用臣之啟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
旣慙慙臣之言和亦慙慙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
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
奉佐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
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
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亂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机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
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爲
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
舉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

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勸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
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爲不亡也豫章
王嶷爲江州以繪爲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
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
遇莫及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
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爲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
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
謂宮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
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
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
書郎掌詔詔救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
爲文章談義皆奏竟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

周顒立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顯辭致結

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

氣時人爲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

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

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

事使爲表繪求紙筆須

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

乃歎曰彌衡何以過此

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救接虜使事畢

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

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

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

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

輔政救解之引爲鎮軍

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爲驃騎以繪爲

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

翰高宗卽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寧

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

暉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內史

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暉

妃悛女也寶暉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

聞寶暉以爲恨與繪不

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

麤糲服闋爲寧朔將軍

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
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悛之亡朝議贈
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
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
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
城南兖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
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
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
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知北齊本弟瑱
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
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
御民之羈絆端簡爲政貴在畫一輕重屢
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憐之意
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
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
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
必非寬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
在窮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
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讐蓋由網密憲
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
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
舛雜也

贊曰袁徇厥戚猶子為情雅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終

西漢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九

西漢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王奐

從弟續

張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為晉熙王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守徵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

蘊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啟聞晏叩頭曰王
與脩謹保無異夫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世祖乃止出為吳興太
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年進號左將軍
明年遷太常領都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征
虜將軍臨川王領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與一歲三遷上
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
邊民樂業有司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
兼日者戎燼之虞夷毀難復雖復緝以善政未及來蘊今復割撤
大府制置偏等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弊且資力既分
職司增廣衆勞等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允
見許於是罷南等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
使持節監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為散騎常侍

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與無學術以
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兼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
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與意植坐免官六年遷散騎常
侍領軍將軍與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晏
謂與曰吾前去年為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歛爾也王
儉亭上用與為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與不能相推荅
上曰邠世降負重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為左僕射加給事中出
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與於釋氏實自尊至
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諸
戍士卒多縵縷送袴褶三千具令與分賦之十一年與輒殺寧蠻
長史劉興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

負啟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與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
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負慮所啟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
啟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槌蒼駮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
辨問列興祖與負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宋公恩領軍征蠻失利
興祖啟聞以啟呈負負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
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去十年九月十八日負使仗身三十人
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卽
牒啟負不問興祖後執錄負仍令蠻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
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啟乞出都一辨
萬死無恨又云負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
負意乃可負第三息彪隨負在州凡州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
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

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不知又云興祖箸與祖曰
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負使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
獄自經死尸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肩脚烏黢陰下
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州
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曠苦望下旣蒙降旨欣願
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
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使送下負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負意毀
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彪私隨父之鎮敢亂王法
罪竝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仗五
百人收負救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負子彪素凶剽
負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負曰曹呂今來旣不見真敕恐爲奸
變政宜錄取馳啟聞耳負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

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與門生鄭羽叩頭啟與乞出城迎臺使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啟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范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與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與與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獻皆伏誅詔曰逆賊王與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失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擢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一息虎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與忿其與已誣以訕謗肆怒囚錄然後奏聞朕察與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陴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

自非犯官兼預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與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而餘孫皆原有殷獻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獻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啟孝武救之得免獻解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者獻歛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與爲雍州啟獻爲府長史獻族父恒字昭度與獻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恒及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恒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又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病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叙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恒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與弟佃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與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

女竝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淮可特不離絕奐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
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文景封江安侯績襲其
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遷祕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
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
祖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
可謂素望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
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
績坐白衣領職選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
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
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
年遷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

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
虜將軍驃騎長史遷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謚靖
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脩外舅姑之敬
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
榮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待中景胤小名
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荅曰梨是白梨
之宗查何救及冲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承爲將帥除綏
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冲
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
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遷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
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

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
爲馬頭大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遷西陽王冠
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
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
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卽位以晉
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黃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
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并兵攻司州徐
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
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沖
又遣軍主杜僧玉攻拔虜虎坑馮時卽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
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
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慮寇未已徙沖

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卽
位出爲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
元元年遷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遷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會司州
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爲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
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爲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
將軍如故竝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爲督郢
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
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
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詎
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
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

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潰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之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旣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竝持節時郢魯二城以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僧房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爲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益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碣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
靡貳迹允嚴科張冲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為亡之事
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十紀覆此胄華張壘窮守死如亂
麻為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西川忠國堂
氏書

南齊書卷五十

西川忠國堂
氏書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主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

鬱林王昭業官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

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

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

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

十年為寧朔將軍濟陽大

守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

元年為使持節都督荆雍

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荆

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

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

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

隆啟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

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

晉南遷事移咸陽近郡名邦多有

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

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

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准

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

明御寓禮舊為是畿內限

為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尚書詳議其冬改封昭泰

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

刺史延興元年出為使持

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

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明帝

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為荆州轉昭泰為

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

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

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

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

鄱陽王寶寅和

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

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

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

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

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為持節

都督揚州刺史封晉安郡

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

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

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軍領兵置佐

鎮石頭二年出為使持節

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東昏即位進征北大

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

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

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

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

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

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

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使持

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

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

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

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

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

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

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為征虜將軍領石

江

石

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中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
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遷為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即位進
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為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出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
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選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
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
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由相應殺司馬孔裕典籤呂承緒及平林
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侯之諮議柳橙分部軍眾乘八擱輿手
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
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
玄投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

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為北中郎將鎮琅
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為使持節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
為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
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即位以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為
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為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東昏即位為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
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為撫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
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

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
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
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寅至杜絕宅日已欲暗城門閉
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逃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
以啟帝帝迎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
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寅爲使持
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
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
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改封寶寅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
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領琅邪城永元元年爲侍節都督南北徐
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

石頭戍事丹楊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山爲持節督江州軍事
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祕書監中興二年謀
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楊
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
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
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從
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啄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
難曾不悟執柯所指附焉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髮髯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天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終

魏州也 國 氏唐南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西州也 國 氏唐南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孫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
 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生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
 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方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為羽林監太
 和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為
 軍主征討木官如故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
 成都沃壤四塞為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赴雍齊亂於漢世譙
 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

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
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卒文武萬人先啟
嶠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
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
參軍高宗為豫州叔業為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
守七年為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
為佐數年九年為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
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為晉安王征北諮議領
中兵扶風太守遷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
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任叔業以為心腹使領軍
掩襲諸蕃鎮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
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尅之賊眾赴水死

甚眾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勲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為持
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土令叔業
援雍州叔業啟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
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
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
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
滿陽虜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偽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
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瓚成寶
真分攻龍亢戍即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偽徐州刺史廣陵王
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瓚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
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
獲其節虜又遣偽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

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
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
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
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
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
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
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
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
竝為直閣殿內驅使虜禍至棄母奔壽
襲徐世柵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
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
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
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
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
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
鎮少主卽位誅大臣京
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
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
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
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
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
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
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
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

號冠軍將軍傅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
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
西討頓軍小岷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為質叔業尋卒虜
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
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
初為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至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
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
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
出為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
為荊州慧景留為鎮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
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

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救荊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氏中乘閒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荊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劔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于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黃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毋罷州輒傾資獻

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直常侍明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鄂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啟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遷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河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竝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澗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

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一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騷分遣僞武衛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衛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既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關溝軍人踏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仗填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晡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衛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

遷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檟專勢號令慧景備食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

爲內應合二鎮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
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主董伯
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
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荅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成殿
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
恭祖領前鋒皆僉楚善戰又輕行不火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
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
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
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王之發
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
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硯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
虜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

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
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
三萬人拒慧景於北離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恭祖率輕
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
府頭石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
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尅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
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
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
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勲慧景不
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
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
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

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日久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且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蠡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鱗魚籃檐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桓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王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

類輕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于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况得從先君遊太清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旣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子然之舜龔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

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
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緘介之屈尚望陛下
申之絲髮之寃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
卽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
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
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
聽竝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
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僥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
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
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復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節則何戈之士
誰不盡死愚憊之言萬一上台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
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

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
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
所以然之意何則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
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
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
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
魂之枉屈今皇運旣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
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
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不嘗須臾之間
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
穎胃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
軍臣本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

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
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
而不爲陛下愾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
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
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
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
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
下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
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
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令闕之旨
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
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

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
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爲哀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爲陛下計
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
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難地猶以春秋之義有
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
能爲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爲多感公聽
竝觀市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屬則普天之人爭爲之死何則
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徃失發惻愴
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跡之客實可刺由又何况
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忝生實爲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
惜之寶莫復是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
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爲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

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
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可荷顧命之重情節無
異所爲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
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令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
族離燔妻子人以爲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
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假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
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
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
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十萬蒼梧
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
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

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閣將軍領禁旅除豫
章王太尉參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爲直閣步兵校尉
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
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啟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
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
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啟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
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
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
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
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
可耻彼凶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
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

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
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
啟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
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
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竝優詔報
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爲軍王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
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
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
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
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耻邪假令能拔
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

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鱉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
冀不能守豈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
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墮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
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火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
雉之城死亡太平僅以身返旣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筭
失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徃意虜旣
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
以築城者外示矜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
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
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
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
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

鍾離還啟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閣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柁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與法珍等

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旣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驍將授首羣師委律鼓鼙灌於官寢戈戟時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束馬旅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制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津舩之捷獻俘象魏瞻塵望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官門晝掩欣泰倉卒霜刃不
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終



南齊書卷五十二

西川
氏書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卜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浚之

祖冲之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奚中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
仕郡為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
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為州主簿
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
闇霜深高殿寒帝勅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為剡烏程
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為吳興謂人曰此郡才
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
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為尚書三公郎建
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
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
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為鎮南長史尋陽

相遷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入

居官不北雅本願數遷使去不字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

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家江南地方數千

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儉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

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北雅本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

甚盛人齊頗減蓬髮北雅本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

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

錄序起太興訖元熙北雅本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

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

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

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
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
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
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
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太祖賞愛之遷驃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
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
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
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
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曰飢載五行改曰飢人天文志以建元
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
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

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
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
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
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
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
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
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
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卜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
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
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
子不在日代哭列管甕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

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
彬又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
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
衣十年不制一袍之溫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
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懶事皮膚澡刷不謹
澣沐失時四體皴耗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滯擗
涓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
插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懃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
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北部郎安吉令車騎記
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杙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
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變豈復是擲子之
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
禽獸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
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
斗唯唯浮羣開水維朝繼文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
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
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
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近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
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
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異國史帝崩江夏
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

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啟救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聞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咎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夫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于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聞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

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與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搃翰振藻非爲之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一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苞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糞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救肯空然泥沈詎其荷蔽塵末皆是白起操牘

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釋逸翰赴尉羅
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齧遂乃棄
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絳隸帖戰無拳無勇並隨
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
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
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
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
年已老寧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
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
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
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

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
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
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
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
多載孝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
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
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主王曰須卿書成
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之明殿令拜表奏
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
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竝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粲
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容粲自
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入事嘗餓五日不得

食掘菟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其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潁川庾執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槩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嵩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闢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槌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咀晤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口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蒼曰宮商之聲有不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不

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啟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衡文之服比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

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令厥恨父不及感
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災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
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驃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
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亂毀不
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
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棊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
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費文疏謂族子絃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
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
日數十卷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
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
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

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
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
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
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慙韓伯休何容二價
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卽同君欺人豈
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
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
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
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
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泥北藥三百餘事在厨篋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
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塹勿設

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遂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爲郡守遂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遂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遂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遂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遂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顓上啟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籍素爲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

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啟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刑定未舉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啟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蘄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爰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就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策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曆

疎舛類不精密羣民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觀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旣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寔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却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卽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

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竝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旣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旣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却檢漢注竝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竝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竝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四字來本無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効懸象著明尺表之驗

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
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願
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爲體非不細密臣是用
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爲思而莫
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
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爲婁縣令謁
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
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
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
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
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文
惠太子東宮見沖之曆法啟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

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
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事事竟不行沖之
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
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于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筭永元二
年冲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
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
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
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竝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
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
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爲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

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爲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祕閣乃遷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儉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高宗淵坐被求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爲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竝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

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栢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昉擿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洲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哲發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

製獨秀眾品習玩爲理事久則瀆二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文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四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衆摠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放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宋本准的而疎慢闡緩膏盲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或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大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

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僧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冑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字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政未暮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已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

南齊書卷五十三

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
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
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
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
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絃
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
難姦急征役連歲不遑啟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
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并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
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
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
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爲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

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僧祐在縣
有稱琰尤明察又著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
喪居南岸隣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隣人競來赴救乃得
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
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
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
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
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爲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
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
祖擢爲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
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
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

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詔出臨臨淮劉玄明亦有更能爲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鉢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資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資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資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爲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啟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勅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

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餽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胃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啟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曰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待疾

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虵膽可爲藥有餉愿虵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虵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丞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表淵歎曰虞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還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醢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

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淵

北齊本
作流

化潁川致美

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與二州中正懷慰
本名聞慰世祖卽位以與舅氏各同勅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
所安還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卽位
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
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駟南中郎參軍昭
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
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儻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
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
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
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准的經

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
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
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
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
虜世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
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
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
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
遷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
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
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
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

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顓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
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
子裴妃須外戚譜顓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
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
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
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某謂憲曰卿廣州刺史
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
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
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
州事遷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
虜參軍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

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
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啟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
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
事特有天才加寧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
如故遷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廢長史廣陵太守西
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
事永明八年子明與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
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
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世
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
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
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鎮西中郎諮議
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
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滎陽毛惠爲少府卿吏才強而治
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讒惠
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
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初
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
令有吏能還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
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
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
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寧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

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
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
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
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寧朔將軍
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苛猛之風
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
理而朞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已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
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日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
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
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焚亂須理郇隱歸仁枉直交稽寬猛代

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漢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伊, 何, 導, 物, 貴, 在, 清, 身.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終

西華堂藏書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